

气温骤然下降，刚刚因春暖大地而有点精神，却又被突如其来的寒流弄得缩手缩脚。相较于刺骨的严冬寒风，这春天的风仍十分凌厉，被人形容为“春风钻牛皮”。下班路上，一股夹着雨点的风迎面刮过来，感觉脸上被数根尖针一阵猛扎，迅速做出本能反应，侧身而行。

倒春寒现象，因出现的年份多，属于正常中的“异常”气候。历史上倒春寒冻死人的事都发生过。《清史稿》记载，康熙三年春，“晋州骤寒，人有冻死者”。民间大有通晓天气变化规律的人。如果夏天大热，冬天就会大冷。若在七月之时，阴气仍然没有开始收缩，那么到了次年春天，阴气也就不会按常规完全入地，导致气候较常年寒冷，出现“大寒不解”的“倒春寒”现象。

我无田可种，在这倒春寒的日子里，不用忧愁于庄稼受到伤害。上下班倒是有些不方便，所以也照样不喜欢这种天气。周末在家，干点什么呢？唐代诗人白居易说：“今朝春气寒，自问何所欲。酥暖薤白酒，乳和地黄粥。”我不懂饮食养生，还是读读书吧。

案头有本《吴应箕文集》，已读了半年还没读完。不是读得细，而是看微信占据了大量业余时间。吴应箕是明末清初的贵池（今石台县）人，离我的家乡怀宁只有80余公里。生逢朝代更替的乱世，吴应箕忧国忧民，提了一些主张，并参与社会改良，甚至亲自举兵抗清，兵败被俘，不屈而死。我可以想象，这个复社名流在“倒春寒”中是何等心寒。他看到有些地方，农民不堪苛捐杂税，卖牛外逃，致使大片良田抛荒，他心急不已，致书当政者：“招安逃民，禁卖牛只不得出境，将所荒地逐

倒春寒

何诚斌



萌芽 李海波 摄

亩稽覈，或给原主，或为鬻易，或官贷牛种，或暂蠲租税，使自垦治。”

吴应箕不仅常常将目光投向江北，还到过安庆府数县，包括怀宁。他的组诗《春兴》其中就写到了安庆的兵乱民难之状：“原野纵横弥白骨，乾坤惨淡半黄巾。戟婴刳妊悲三邑，吊死扶丧过一春。我亦山中风雨夜，侧身不禁意艰辛。”当时长江重镇安庆有张献忠的起义军与明军的交战，又有清军与明军的战争，人的生命如草芥，在“春兴”之时，“江城三月尽啼莺”！

倒春寒期间，我回了一趟老家。在乡下小镇，听到几个农民担忧今年

的小麦受到伤害减产。果农也怕经这寒流侵袭，影响如期出花蕾、结青果，以及降低将来的水果品质。我想，此时自己即便写些“悯农”的文字，对他们也没什么作用。于是，目光从一片萧瑟的土地上收回，回家继续读《吴应箕文集》。

吴应箕是个学问家，一生写了不少书。他赞赏精神贯注的大儒品质。贫无猥琐之相，不是装出来的，物质欲望低，精神就会充实心灵。“伯子生平不问家人产，布衣徒步，于世一无取，而胸中廓然，其冲盈之气见于面貌，人不知其为贫。”（《姚伯子史书

序》）明代休宁人姚伯子，40余岁著史，60岁完稿，其间的专注宁静，不为稻粱谋，让吴应箕敬佩有加。莫非人自身也有“倒春寒”不成，而“一以贯之”便是防止倒春寒发生？

吴应箕一次路过皖南新安，去丹山拜访了经学家吴苍舒，发现他所著《四书图考》精核、详细，“先生弃官著书将四十年，资巨万以是废，布衣蓬户，屏绝外营，其行义无愧古儒者。”（《四书图考序》）吴苍舒如此执着于著述，在吴应箕看来，其价值体现在有别于大多数读书人的选择——“今天下溺于科举之文”——而他拥有独立之精神。科举是正途，博取功名无可厚非，只是大家都写科举应试文章，必然造成文风不实，而在此环境中做真学问谈何容易！当所有人著书都为生活打算，被利益驱使，所著之书必然会雷同化、标签化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覆盖真正原创性、有发现的，并且导致不为稻粱谋的学者边缘化、贫穷化。当人们纷纷为衣食奔走，社会一定是遇到了经济危机，或天灾，或人祸。当人们都在为发财奔走，连安心做学问、沉潜著书的人都难找，同样是社会出了问题，包括价值取向问题，竞争规则问题，社会分配问题，等等。

或许，吴应箕遭遇了精神世界的“倒春寒”，而我的思绪，也被春天的寒风吹远了。不行，我得将它拽到眼前。只见数只鸟，鸣叫着穿过寒空。在杨树最高的枝头，好像停着一只鸟，随风晃动的幅度很大。它即使被甩开了，也不会摔到地上，因为它有一双翅膀。树旁的小径上，有个年轻人背着双肩包，走向公路，然后消失了，像飞走了一样。他是农民的儿子，打工去了。

陪茶再坐一会儿

韵秋

一行人从六安城出发，往大别山东麓，去舒城，寻舒茶。

冬日的轻寒让阳光格外明媚，天空高远，蓝得透澈。路旁收割后的稻田、村庄，皆被冬阳涂抹了一层亮亮的色彩。乡野寂静，荒草瑟瑟，但仍有小麦和油菜嫩绿的秧苗，在宣告着金色大地的孕育。

起起伏伏的山峦追随我们，一路疏密有致，深黛浅黄，远远望去，如黄公望的画。

我熟悉茶，是因为它们与松、竹、檀、栎、枫、杉，及各种我列不出名目的植被一起，覆盖着生我的皖南，任你跑个百十里，也跑不出它们的视线。但对于要寻访的“舒茶”，我仍然有些期待。

这个特别的以茶命名的小镇，超乎了一路的想象。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好呢？精致，对，是天然去雕饰的精致。街巷干干净净，屋舍也井然有序，街上

少有车辆，行人皆从容而过。它的精致，似一泓随风漾开的湖水，从镇上一一直蔓延到青岗岭，延伸到茶园。站在小镇的十字路口，就能看见巍巍的青岗岭，被郁郁苍苍的茶叶覆盖着。

半山腰的路边，有望春花树。树下，设有石桌石凳，几位银发老妪围坐一旁，细声慢语地聊着什么。斜阳浩荡，正透过望春花尖尖的花骨朵，拥抱着她们。花影落在她们的银发上，衣衫上，她们都冲我友好地笑，几张苍老的面孔，竟如春水般舒展。

我们有时候活得很矛盾，坐在书房里，喜欢在文章里无限贴近原生态，若寻觅粗犷之美，有人就会望而却步。循山根拾阶而上，每登一坝梯田，胸中荡漾的，便不仅仅是清新的山风，清脆的鸟鸣，更多的，是多了一层敬意一种庄重。只有融入其中，才能深刻感受，这是一座需仰视才可见的茶山。

“英雄的舒茶人民胸怀朝阳，志坚如钢，冲破了一切束缚，以‘敢叫日月换新天’的宏伟气魄，向荒山秃岭进军了……”这是我在舒茶纪念馆读到的课文片段，它来自1978年安徽省小学语文教材第九册第十八课《红日照舒茶》。1958年9月16日，毛主席视察舒茶人民公社时，挥手遥指青岗岭，说，“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”。1966年9月16日，青岗岭梯田式茶园动工，历时冬春几季，舒茶人

终叫沧海变桑田。

冬阳里，墨绿油亮的老茶，摸上去很有质感，像刷了层墨绿的油漆，随着梯田的走向，一垄垄全部覆盖了脚下的土地。我弯下腰，抠起一些泥土仔细端详，想看看能孕育出如此丰腴茶园的泥土，与别处有何不同，黑黑的泥土，硬硬的山地砂石，一样的山区土质。

坐在高高的十二坝上，茶的清气啦啦簇拥过来。天蓝，云白，离头顶很近，辉映着我身旁“九一六茶园”几个大字。放眼望去，远山迢迢，莽莽苍苍，有触摸天空之势。石径旁，还有忘了季节的映山红凌风开着，花瓣边缘虽有焦迹，仍有着透亮的红艳。唧唧，唧唧，唧——唧唧，声声清脆溜圆的鸟鸣，枝头上尚未告别的红叶，厚藏着新芽的老茶和一朵朵散落如雪的茶花，青岗岭的丰富，可远不止一朵“小兰花”那么简单。坐了很久，便想，倘若一直坐下去，晨见红日喷薄，夜见明月升起，轰轰隆隆，照彻了宇宙，覆盖了群山，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观？

人在山水的境处，心中杂芜的欲念就矮了，那些跌宕起伏或蝇营之利，变得根本不值一提，心中涌起的竟是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”的豪迈。是视野的辽阔，将我这平庸之辈高拔了一回。

坐得久了，屁股下的石头也有了温度，山风里，恍有淳厚的耳语。这座高高的山岭，到底让人不觉疏离，有着一说不出的亲切。这份亲切，来自坝上整齐的石块、身边葱郁的老茶，它们和脚下黑色的泥土一起，透着一股别样的气息，那是皖南山区的父辈们，或是所有曾在粗犷大地上书

写美丽图景的人们的气息。这气息里蕴含着智慧、汗水、坚韧、勤劳。现在，这些熟悉的气息，也早已根植于我的体内，成为我的基因密码，奔流在我的血液里，于是，坐在老茶们中间，甚是安恬妥帖，如同置身母亲的宫体。

我想陪茶再坐一会儿，但斜阳渐远。拾级下山，在茶谷小院喝茶、休憩。

春天采摘的“小兰花”，凝结了春的味道，在大雪季的寒凉里与我们相逢。主人给一人一盏高高的玻璃杯，抓一撮“兰花”一丢，再往杯中注入滚沸的山泉水，那兰花便枝枝直立杯中，芽开成朵。客人喜不自禁，皆双手小心捧了，把脸颊埋进袅袅的热气里，寻一隅还有太阳光照的地方，独自去细细品尝。有些况味，容不得喧闹，只适合一个人去静静咂摸，仿佛此刻的喧闹，会惊落一盏一碗的香。

群里有舒茶文友发了一条音画短视频，点开，青岗岭的春天，那叫一个美。山色翠微，飞泉流瀑，春山半是茶叶半是花。坝上垄垄茶树如五线谱，采茶姑娘们纤指飞舞，是谱子上灵动的音符。

短视频里飘出优美的歌声：

站在舒茶望北京
胸中一轮红日升
开天辟岭造茶园
战天斗地哎志凌云
站在舒茶望北京
抚今追昔想亲人
毛主席当年视察
画出茶乡一片春
……

歌声深情，甜美，将听者心里撕开一道裂缝，令人有想返回的冲动，想陪茶再坐一会儿。

